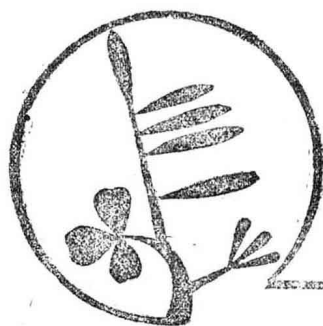


信稿

中學小生說叢刊

第十冊

信稿



許壽民主編

中學小說叢刊

本叢刊繼中學生創作叢書而精選全國中學生作家的小說作品來編成的。每冊八萬字，實價四角。全部十二冊。

書名列下：

- | | |
|---------|---------|
| 第一冊 剎那 | 第二冊 風波 |
| 第三冊 秋蟬 | 第四冊 落葉 |
| 第五冊 悲戀 | 第六冊 童年 |
| 第七冊 重逢 | 第八冊 幻滅 |
| 第九冊 深情 | 第十冊 信稿 |
| 第十一冊 溪邊 | 第十二冊 離愁 |

中學生小說叢刊

每冊大洋四角

主編者 許壽民

發行人 高 垵 書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北河南路 圖南里
電話四三八四零號

發行所 中學生書局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出版

第十冊
信稿

目次

次	目
信稿·····	安亭三縣鄉師 孫子系·····
失蹤·····	四川大竹中學 劉安定·····
回家的一天·····	北平十七中學 尹克明·····
桃生·····	嘉定奎山中學 李葆如·····
寶寶和春生·····	寧波民強中學 曹雲鶴·····
同情·····	寧波縣立中學 曹杏雯·····
關外的一夜·····	浙江省立一中 王汝鑫·····
雲姑的死·····	寶山縣立師範 張志清·····
火·····	南京中學 姚慎機·····
真是野獸呀·····	寧波工業學校 盧子遠·····

信稿

孫子系

M路的N旅館裏有電話來：表妹沁瑛，要叫我去，并且即刻就要我去。啊！不是我三年前失蹤的表妹嗎，她怎麼也在這裏呢？究有什麼事情呢？

她是個很誠摯寡言的女子，她家裏也很富裕。三四年前，她是不識愁，不知淚的，更不知眼淚是什麼？悲傷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天天在那幽美的樂園裏，享受着最神聖的甜蜜的家庭樂趣。誰知自從她愛上了一個貧苦的中學生之後，在她熱情的佳釀中，也就開始映演她和父母掙扎的一幕悲哀史了。

她的性情很和悅，慈悲。她最愛自由，且在她的心目中一切都是平等的，決無貧富之分，所以她決不因她的愛人貧苦而減少她半分的愛意，且在她已往的愛史中，終找不出她一句半句的怨言，悔語，祇是熱烈的去親近他，——她的愛人——鼓勵他，援助

他。她的思想，她的行為，她的性情，她的一切的一切，恐怕可以打倒現代一般專以金錢爲愛情的轉移的女子了。

自然，這樣超前的女子，比她年老的父母的思想，前後可說相差要有二世紀，所以時時有衝突的地方，因爲她敵不過她父母的威嚴，往往一個人的躲在房裏飲泣，深怨她身世的不幸，前途的黑暗。她的父母，幾次的禁止她同她的愛人通訊，並且不准她再用錢去接濟她的愛人。在這個掙扎奮鬥的階段中，曾受過她父母的幾次毒打；又曾受過她親長們的多番訓斥。她幾次的要跳出環境，但偏又幾次的遭着失敗。因此逐漸抑鬱成疾，終日以眼淚洗臉。又因她的愛人，接不到她的援助而時受金錢的壓迫，使她愈加難過，愈覺傷感，因此她的病勢，也就愈見兇惡了。結果她的愛人因受金錢的壓迫而出走，她就因她的愛人出走也就失蹤。

啊！N旅館漆黑的鐵門，已浮現在我的面前了。三年前的表妹及她失蹤的原因，在我脆弱的腦海中，又一幕幕的開映出來了。我走進旅館的門，就招呼茶房領我到一六

九號房間去。

好容易在二層樓上的一間下等房間中，就發現了她。她躺在一張病榻上，唏噓的呻吟着。啊！『怎麼住在這等低賤的地方呢？』這個不可思議的複雜問題，深深地向我怯弱的腦海中突然的一擊，兩顆淚，也就禁不住的下。唉！假使不是她撐起半身來招呼我，發出三年前的熟音；假使她額上的瘡疤已脫了或遮蔽着的時候，那我怎麼可以再認出這是我三年前的表妹呢？

她見了我，似急的欲把一肚皮的苦痛，悲哀，憤恨，向我訴說。但事實又怎肯允許她說得流利一貫呢？喉嚨中不住的嗆咳；把她慘白的臉色也咳成了赭紅，連接的吐了幾口紅痰，好容易又趨安定下去了。一定的，這是肺癆症第三期的了。

她向我上下打量了好多時，才開始向我說：『我患的是肺癆，請你切勿同我接近，我自己患了這必死的惡病，我決不願再傳染給第二個人的……至於你要知道我的詳情，及我要懇求你的種種問題，我決不能再由口裏一一的述說給你了！你祇……祇

要拿……拿一封信去看……看了，就可知道……知道我的……我的一切了！』說畢，就從枕邊摸出一個綠色信封的信，抖抖擻擻的遞給我，唉！她雖然說了這麼寥寥幾句，然她已覺得費力的不得了。她說話的時候，斷斷續續地時而激昂，時而低抑，時而在眼中迸出怒火，時而在喉中咳出猩紅，時而梗嘔，時而流淚。在這許多倦怠的表情裏顯出她是個久病的人。她的精神或許一時太過于激劇的緣故，她說話的時間雖還不上十分鐘，但她柔弱的倦態是十分明顯的，因此我也不敢過於糾纏她，祇是急的接了她手裏的信，伏在桌上默讀看：

我唯一親愛的親愛的表哥啊！

唉！我的病不會好了！決不會好了！無論有怎樣神通廣大的醫師，恐怕也不能把我的惡病治好；無論有怎樣起死回生的仙丹，恐怕也不能把我的惡病醫好。禮教惡魔是沒有一刻離開我的，牠用了世界上未發明的種種殘酷的刑罰來強制我，戲弄我，使我在這世界上得不到一刻的安樂，一分的舒適，永沉于這禮教束縛的苦海中。絲毫沒有

動彈的餘地，簡直如有了桎梏的囚犯一樣。

表哥！三年前我所以出走的原因，諒你也早已瞭然，不庸我再一一的贅述了。不過我的天性是如是：既不願束手的看人家漸漸的墮落下去，那我又怎甘心的去害人家墮落下去呢？在昔，我既以我的一顆熱烈的赤心去援助着我唯一的愛友——淥萍，使他向那求學道上前進，生命梯上攀登。而又怎能截然的斷絕他求學的泉源呢？甘心的看他受人擯棄，看他漸漸的跨入墮落之境呢？我今奔走了三載，找不到他的影蹤，這是我的命薄，于我的良心，沒有罪過吧。

唉！我親愛的親愛的表哥啊！在我脫離了那舊禮教束縛的家庭之後，想往現社會中去找一線的光明，可是事實已告訴我：反不如家庭骨肉間還有通融的餘地，在這黑幕重重死氣沉沉的惡社會中，有那一個肯原諒我，憐憫我，援助我？祇是板着鐵板的臉龐向我白眼，唾罵。總之，在我這三年的漂流生涯中，有那一天能得到安適，快慰，有那一天能得到喜悅，甜美。不，莫說一天，就是一時也沒有，一分也沒有，一秒也沒有。表哥！我怎

能不感謝你，感謝你一顆熱烈的赤心，我幾次的在報章雜誌上發現你，你無形的不住在誇獎我，鼓勵我，欲使我向那萬一有幸的道上努力，——生命梯上攀登，可是現在，現在前面沒有道路可走了！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一步也不能走了！絕對不能走了！

親愛的表哥啊！我現在向你赤裸裸的說幾句話吧：就是我與淥萍的愛情，決不是給那一個時髦蜜司或西裝少年所引誘去的。老實說：我倆整個的愛情，全是給金錢，禮教所搶去的。他是金錢的壓迫者，我是禮教的束縛者。一面二，二面一，彼此都是時代的不幸者。

表哥！我不說了！在這禮教的束縛之中，社會的蔑視之下，我簡直沒有說話的資格啦！

不！親愛的表哥啊！我還有最後的幾句話，不得不向你懇求的：就是請你將他以前在中學校裏讀書時給我的一束信稿，你拿了去吧！你現在對於文學很有研究，尤其是對於作新小說與詩，很有把握，請你就把他的事情來編成一集小說或詩。唉！祇恨我現

在精神不濟，不能詳細地追溯他的往事，但這些事情是研究文學的人可以自由想像得出的。所以不必我來多所曉舌了。親愛的表哥啊！請你把我愛人的生命遺傳下去吧！在這崎嶇的，冷酷的世界上替他留下一個微痕吧！表哥！你若能真的把這件事情，寫成小說或詩，發表出來，非但他的精神不會幻滅，亦可以給現社會的同病者，同聲一哭。親愛的親愛的表哥啊！請你接受了，接受了我這個最後的懇求吧！

表哥啊！我痛啊！我的頭好似烈火煎逼；又似刀劈劍斫；肺部祇似亂箭般的刺射；喉嚨中也時吐出猩紅的凝痰。好糟粕似的人生，就此結束了吧！親愛的親愛的表哥啊！請你決計不要爲我而悲傷！爲我而流淚！敬祝你

精神愉快！身體康健！前途幸福！

將和你永別的表妹沁瑛

當我看完了這封信之後，不覺慘然下淚，但我總不敢在她底面前流。我本想留在旅館裏陪伴她，但她執意不肯，她說：『我自己已作了一次無意義的犧牲，我怎願再使

第二個人再來受我的傳染呢？』我們對於病人祇有使他心安意適，便是最良的療法，如今她既是這樣執意不許我久留，那我何苦定要去違背她呢？所以坐到將近十二點鐘的時候，也就告辭走了。

唉！誰曉得我們那一夜的重逢，却成了永別的紀念！

她就在第二天早上六點鐘前永逝的，我在旅館老闆的電話中，得到了這驚心的噩耗，不覺愴然淚下！急的跑去看她的時候，她的精神雖已經離開了她的軀殼，但聽說在她將絕氣的時候，祇是連連的叫着：

『淥萍愛哥！淥萍愛哥！……時代的不幸者啊！……時代的犧牲者啊！……』

沁瑛死後，轉瞬之間，也快有一週年了。我幾次的想把她和淥萍的悲劇寫成一篇小說，但終怨我這枝拙劣的禿筆，沒有文學的手腕，把它表達出來。啊！莫辜負她最後的懇求吧！我現在把做小說的計劃完全拋棄了！我就一字不改的把淥萍君給她的一束信稿，逐一的恭奉在諸位讀者的面前吧！讓諸位把它下個深切的批評吧。

因爲見她的那束信稿上，大大的寫着『信稿』兩字，所以我就把全部的材料，名爲信稿。

一九三二，十二，二十四，夜。

(一)

沁瑛：

在那黑黝黝的黑黝黝的一片寂靜的夜色中；室內的電燈，突然的發出火紅的光芒，即刻就聽得一陣鐘響，眼見得與我同舍的同學們，已急的一個個都從床上爬了下來。啊！沁瑛！這是什麼原因啊？

祇見他們揉了揉眼，即把兩人的被褥合捆一個鋪蓋，一忽兒的一共捆了五個鋪蓋。不多一刻，又見他們將自己的應用物件；如襯衫褲等，拚命的向自己的籐籃或手提箱中不住的塞，啊！沁瑛！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啊？

一忽兒，跑來了一個身穿上青哩暖西裝的訓育主任，立在宿舍的門前氣喘喘的說：『快把鋪蓋搬到操場上去！』這話聲才絕，他們即把鋪蓋拖了就走。我首先祇看見

我一舍的同學在搬，繼後看到全校的同學都在搬。啊！沁瑛啊！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啊？

沁瑛！是強盜來了嗎？不！他們那有這般的大方，他們的臉上，祇是喜融融的快樂得不得了；火警吧？那更沒有這般的鎮靜，喜悅了。啊！沁瑛！那末究竟爲的什麼原因呢？

一陣號响，眼見得全校的師生，都一個個的在那一剎那間，很迅速的集中在大操場上，列成一橫排，校長先生又提高了嗓子，似官長對將出發的隊兵訓話一般的高喊了幾句，可恨我在樓上不能聽得。剎那間，又見他們欣欣然的出發了！沁瑛！他們到那裏去呢？究竟爲的什麼原因啊？

沁瑛！我真不解：當他們一步一回首的時候，在他們喜悅的臉上，隱約的可以看出是在向我白眼蔑視，在那一陣陣的惠風聲中，帶來了隱隱的譏音：『窮小鬼！沒得去……』啊！沁瑛！沁瑛！他們究到那裏去？窮小鬼！究能參加嗎？

沁瑛！我下了樓，無目的地走到辦公室外面的揭示板下，又無意的發現了一張驚魂的佈告：『修學旅行……』其中最令我愁悶怨恨，淚痕滿襟的，恐莫過于下面的幾

個字吧。『凡參加旅行者，須繳大洋伍元。』沁瑛！誰知在這寥寥的幾個黑字中間，亦有阻我遊覽的魔力呢啊！刺人心痛，催人眼淚的黑字啊！

旅行不但能修養身心，且可觀察風土，增長閱歷。但這是少數人享受的幸福，窮小子那有分呢？沁瑛啊！天然的景物，都不能自由的欣賞，世界還會到自由平等的地步嗎？
祝你康健！

淶萍四月九日

(二)

沁瑛我友：

無情的光陰老是似箭般的向前飛奔，毫不顧到人生工作的忙碌。我本想趁這七天的閒暇，多多的整理一些讀書筆記，誰知一剎那間，筆記沒寫多少。七天的寶貴光陰已飛也似的過去了一定的，暢遊京都的師生們也已欣欣的回校了。

或許因為這次在南京玩得倦勞了，校長先生很能體諒他們，於是就一張佈告，休

假四天——名爲春假——在他們久別慈親故鄉的心靈中，早已生着思鄉戀親之念了，現在得此佳音，怎不歸心如箭呢？快極了，一個上午一百幾十個同學已走得空空的，祇剩一個伶仃的我。沁瑛！人家這般的熱情，我怎樣這樣的寡情。不，沁瑛！難道我真的不愛慈親的嗎？真的不念故鄉的嗎？甘願一個人徜徉於寂寞的校中嗎？甘願一個人寂度清苦沉默的單調生活嗎？

沁瑛！祇要你知道我艱難困苦的家庭生活，祇要你知道我返家須要有巨大的川資；祇要你知道我在校裏窘迫的經濟苦況。若你都知道了的話，那末明理的你，恐怕也決不會說我是這寡情不孝的遊子了。

沁瑛！我憤恨你，我真憤恨你前次向我說的話：『人家總是喜歡時常回家，你偏偏厭惡回家；人家在將到假期日的時候，總是欣喜樂意的，你見了假期日，又偏偏愁悶怨恨的。』唉！沁瑛！你這樣刺人心骨的譏語，簡直把我晶瑩的淚珠滴滴的掉了下來。不，沁瑛！你所以這樣的追問着我，當然在昔沒有知道我上面的種種困苦，而我現在的話，當

然又太不切實了。請沁瑛原諒我吧。

沁瑛夜深人靜，怎又睡不熟來。翻來覆去的在床上轉側着。沁瑛與其躺在床上翻覆不眠，倒不如起來玩玩的好。於是我披了夜衣，倚在桌上，靜瞪着桌上的書籍，無意的又抽了一冊沫若詩集，想誦幾首詩，藉此催成我的睡眠。唉！沁瑛誰料，誰料在這書中漏出一方小小的畫紙，禁不得把我去年在世的天真爛漫，伶俐活潑的幼弟的神氣，一一的盤旋在我紊亂的腦海中。沁瑛如美女的柔髮一般的菊花殘瓣，幾條彎屈的枝幹，塗上幾朵黑團似的菊葉。雖祇寥寥的幾筆，然若貼的壁上，煞似一朵彫零的菊花。誰可斷定這是七八歲孩兒的作品呢？沁瑛！沁瑛！啊！如今人死花獨在，我今夜又偏把它細覽，令我怎不傷感？

沁瑛話太悲慘了！請恕不多寫吧！

(三)

淥萍上四月十七日深夜